

“不说银行卡号和密码，开车去抓你”

针对“法院传票”电话通知骗局，民警总结的防范招数很管用

近半个月来，上街区有13位居民接到语音电话提醒，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有他们的传票。民警提醒说，这是骗局的变种，目的是使接电话的人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说出银行账号和密码。

晚报记者 姚译常 通讯员 马磊

事件 接到不明“法院电话传票”

前日，穆女士家的固定电话铃声响起，来电显示号码是000190852203。她接起电话，里面是自动录音：“您有一张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请尽快去取。如果需要人工咨询，请按‘9’。”

穆女士当即一愣：“好好的，没和人有过纠纷，怎会突然有法院的传票？”她赶紧摁了“9”。

接电话的是一个操南方口音的男子。该男子询问了她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后，过了一会儿，对方说，有人以穆女士的身份信息办了一个可透支的银行卡，已经欠费30多万元，银行已经起诉到法院了。

穆女士一下子蒙了，她把对方当成了“知心人”咨询起来：“这可怎么办啊？”

对方说：“我给你转公安局，你报警吧。”没等穆女士说话，电话便转接了。对方是另一名操南方口音的男子，自称是郑州市公安局的民警，男子在电

话里为穆女士做起了“笔录”，问了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等信息。对方说他上网查询，查出来有人用穆女士的身份信息，在郑州市多家银行办了透支卡，取走了一百多万元，“这已经是犯罪了”。

对方的话把穆女士吓得几乎哭出声来。这时，对方提出要穆女士报其银行卡号和密码，声称是查账。此时，穆女士感觉有点不对劲了，她对男子说要去见对方亲自核实。对方威胁穆女士：“你现在不告诉我们，我们一会儿就开车去抓你了。”

话说到这里，穆女士感觉出对方“太不对劲”，于是挂掉电话后，便到新安路派出所报了警。

民警郭瑜告诉她，这一定是骗局，幸好没有说出银行账号和密码，否则很有可能存款被转移。

据郭瑜分析，摁了“9”就被对方钓住了，对方会一步步采取措施来使人失去理智，说出银行账号和密码。

提醒 法院没有电话录音送传票的做法

昨日，记者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获知，郑州中院没有安装语音提示电话来通知当事人拿传票的做法。法院一般采取送达传票上门，如果确实是法官或书记员太忙，电话通知

当事人来领取传票时，也会用本地电话拨打当事人的电话，并在电话里直接告知当事人，其涉及什么案件、原告是谁、何时何地开庭等事项。

支招 民警总结出防骗秘籍请牢记

“万变不离其宗。”针对骗局的不断“变种”，郭瑜根据经验，总结出几招秘籍防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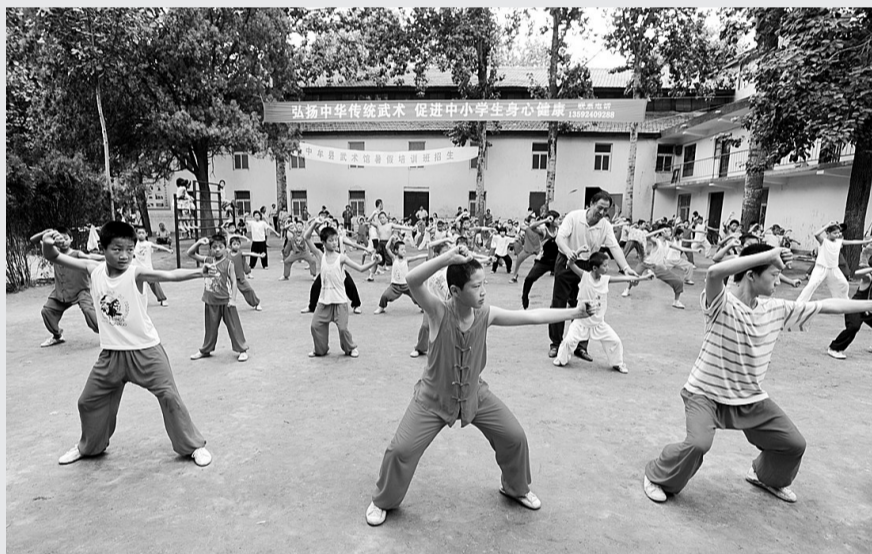
第一招：不要慌张。骗子冒充警察实施诈骗，采用的是威胁、恫吓等手段让受害者一步步就范。遇到此类情况，一定不要慌张，可以拨打110，或者找亲朋好友商量。

第二招：不见兔子不撒鹰。穆女士称自己要亲自核实，就是具体的表现。

第三招：不起贪心。在许多诈骗中，骗术是针对人易起贪心这个弱点的，先抛出中奖、退税、推销廉价商品的“馅饼”。只要贪心一起，就会一步步走进骗子设置的陷阱。

第四招：不要理会陌生号码。现在技术进步得很快，许多号码都是网络虚拟出来的，并不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样，骗子就多了一道自我保护的屏障。

谁想练武跟我学，免费的



本报讯 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在中牟县烈士陵园内的中牟武馆前，就有一大群孩子在中牟县教体局武术教练李国军的指导下踢腿、冲拳、闪、展、腾、挪、蹿、跳、跃，练习武术基本功和少林拳。这位被中牟县群众亲切称之为教头的李国军利用暑假，免费办起了武术训练班。

今年53岁的李国军老师是该县狼城岗镇南仁村人，出身武术世家。他4岁随父练武，后到开封拜查拳名师刘振兴学艺。1976年他刚满20岁就出任了中牟县委武术教练，一干就是33年。无论是炎炎盛夏，还是数九寒冬，他总是每天早上5点起床带领学生们训练，下午放学后辅导学生打拳到天黑。30多年来，跟他学习过武术的人数不清，不少人获得比赛的奖牌。他的弟子中有人在美、

德国开馆授徒，有人在香港、新加坡拍片上镜，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武馆，李国军正和儿子在辅导学生们练拳，一招一式不厌其烦地反复演练。他说：“放暑假前我就有这个打算，要利用这么长的假期免费办个培训班，让更多的孩子强身健体，学习一些武术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为是免费办班，前来训练的人就特别多，我们父子三人都招呼不过来，为了保证训练质量我又出钱觅了个教练。”

记者问：“你这么做得不觉得亏吗？”

李国军认真地说：“这是我应该尽的义务。去年北京奥运会我能成为河南的火炬手，就是社会各界对我的最大褒奖，难道我不应该回报社会吗？”

晚报记者 周炜卿 文/图

“吃苦”是送给孩子的人生财富

最后一期“吃苦夏令营”8日发团

本报讯 本报和凤凰山联合举办的“吃苦夏令营”，得到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临近开学，“吃苦夏令营”也接近尾声，报名电话更加火爆，家长纷纷送孩子参加8月8日的最后一期“吃苦夏令营”。

昨天上午，在新密凤凰山“吃苦”基地，记者探访最后一期吃苦夏令营的活动内容：在炎炎烈日下的庄稼地里拔草、开荒种地；走山路向山里的孩子一样去上学；登上高高的山坡识别各种草药和植物；包饺子、做饭、洗碗、洗衣服、做家务……让孩子得到多方面的锻炼。

“吃苦夏令营”之所以被广大家长看好，是因为他们认为，吃苦是一种财富！

中国有句古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有的家长意识到培养孩子吃苦耐劳和百

折不挠精神的重要性，有意让孩子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吃苦活动，让他们尝试独自面对困难和挫折，以锻炼他们的应变和适应能力。

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并不都是一帆风顺，凤凰山“吃苦”的磨炼，正是家长送给孩子的一份财富。在家长给孩子报名“吃苦夏令营”时，一直强调不怕流汗、不惜晒黑，只求让他们懂得珍惜生活，能独立面对生活。不少家长希望通过凤凰山“吃苦夏令营”，使得孩子“抗逆”能力有所提高。凤凰山吃苦的经历，对他们今后面对困境时有相当大的帮助。

最后一期“吃苦夏令营”8日发团，请家长同学抓紧时间报名。凤凰山“吃苦夏令营”报名热线：66991699。

晚报记者 熊堰秋

昨日，登封一对结伙撬盗的少年一个被送往少管学校，一个被批捕。这两个少年自2006年2月份以来，以租赁的小旅馆为据点，以高档轿车或居民住宅为目标，先后在新密市区、登封市区等地作案共100余起，第二次被抓时，一个孩子刚满16周岁，一个才15岁。这两个孩子生活在两种不同的家庭，一个父母坚信棍棒底下出孝子，一个是生父母不管、养父母不教。两个孩子走到今天，家长能从中找出怎样的警示？

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张朝晖 闫保山

一个生活在奉行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家庭，一个生活在养父母、生父母都不管不问、缺乏关爱的家庭

两少年结伙盗窃，3年作案100余起，两次被管教 迷途的孩子给家长上了一课

“孩子是被我们打上这条路的”

今年15岁的路飞(化名)家住登封市大冶镇，父母40岁那年生下他，中年得子，格外娇惯，要啥给啥。长大后，父母不能随时满足他的欲望，路飞上小学三年级那年，开始小偷小摸，并拦路向比他年龄小的同学索要现金，不给就打。老师向家长反映后，路飞的父亲路达壮非常生气，二话不说，撵到学校，从教室拽出路飞就是一顿猛揍。

为了教育儿子走上正路，路达壮将儿子用麻绳捆在床腿上、用三角带吊在房梁上，这些人们以为只有在影视片里才能看到的“刑罚”，对于年仅15岁的路飞来说，简直就成了家常便饭。

“他每偷一次，我和他妈就教训他一次，恨铁不成钢啊！”父亲路达壮毫不隐瞒他们夫妻教育犯错误的儿子所采用的最极端手段，“一开始他一声不吭，后来打得狠了，他就求饶，对



路飞趴在桌上痛哭

天发誓再也不干坏事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邻居告诉记者，隔三差五他们都会听见路达壮家的院子里传出路飞的哭喊和求饶声。“我们都以为常了，有时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过去劝劝。”这位邻居说事实证明，路达壮夫妻俩没少打孩子，但却没有教育好孩子。“难道是我们当父母的把孩子逼上了这条路？”路达壮痛心不已。

两个流浪儿“一见如故”，结伴盗窃

因为屡教不改，路飞上小学四年级时辍学后“逃”到了登封市区，流浪中他遇见了同样流浪的耿晓强(化名)。

耿晓强比路飞大一岁，刚生下来没多久就被亲生父母过继给现在的养父养母。养父养母感情一直不是很好，家庭“战事”不断。

不知什么时候，耿晓强学会了小偷小摸，一开始他被养父母拳打脚踢，到后来管不了

了，小学只上了两年就辍学了。

他想到亲生父母身边，可是遭到拒绝。耿晓强说自己跟一个孤儿没有什么区别，于是他闷声不响地离开了家。

路飞和耿晓强相遇后同病相怜，他们一起在流浪中乞讨，在乞讨中流浪。后来，俩人决心要改变这种生活，从此两个人开始了砸轿车玻璃盗窃车内财物的疯狂之举。

少管回来当天就又撬盗了两辆轿车

2008年3月12日深夜，登封市公安局崇高路派出所民警巡逻时，发现并抓获了撬盗轿车后正准备逃离现场的路飞，缴获被盗现金一万元。后来民警审讯得知：自2006年2月份以来，他们以租赁的小旅馆为据点，以高档轿车或居民住宅为目标，持螺丝刀等工具，先后在新密市区、登封市区等地单独或交叉作案共100余起，其中撬车玻璃盗窃财物86起，入室盗窃9起。共盗窃现金15万余元、数码相机3部、笔记本电脑5台、卫星导航系统1台及手机8部，总价值20余万元。

2008年3月，路飞和耿晓强被依法少管一年。一年后，路飞、耿晓强从少管所释放，按照俩人约定，出来后路飞就在新密市区等耿晓强。

身无分文的耿晓强是徒步回到家里的。可是养父养母根本没搭理他，他又去找生父母，却连生父母的一句话也没有得到，肚里空空的耿晓强见到路飞后两人忍不住抱头痛哭。因为身上没钱，饿得头晕眼花，两人忍不住又走上了老路。

路飞再一次被送进了少年管教所，临行前他哭着对民警说：“我再也不想进去了。”但他却拒绝跟父母见面，或许是他无法面对自己最亲的人。

而耿晓强因为已经具备法定年龄，被检察院批准逮捕。他强忍泪水：“我没有地方去，我不想这样，可是我没办法，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